

清儒學案

世章



清江雜錄

卷一

一

二

清儒學案卷一百二十二

天津徐世昌

儀徵學案中

儀徵家學

阮先生常生

阮常生字彬甫一字壽昌號小雲文達嗣子廕生授戶部主事
歷官直隸清河道研究經術能嗣家學精鐘鼎大小諸篆著有

後漢洛陽宮室圖考小雲吟館詩鈔

參方廷珩撰傳
揚州府志

阮先生福

阮福字賜卿一字喜齋文達子官湖北宜昌知府博雅好古夙
承家學嘗受業於江鄭堂凌曉樓文達以文筆發策問學海堂
諸生命擬對文達頗矜異之著有孝經義疏九卷小瑯嬛叢記

四卷齊召南撰歷代帝王年表迄元而止有明一朝先生爲補

之

參摯經室集
揚州府志

孝經義疏補序

孝經者孔子教五等之孝維持家國天下者也家大人言孔子作春秋以帝王大法治之於已事之後孔子傳孝經以帝王大道順之於未事之前此卽發明孔子所言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之微言大義也福早受庭訓讀家大人所著曾子十篇注釋與孝經相爲表裏家大人教福曰汝試撰孝經義疏補一書福謹以曾子十篇中凡可以發明孝經可以見孔曾授受大義者悉分補於各章各句之下今孝經注爲唐明皇所刪之鄭注而鄭注半存其中爰定鄭注爲鄭小同唐以前書凡可見鄭氏舊注者今皆補之陸氏音義尙可見鄭注舊字舊義但又多爲唐

疏宋校時所刪今全據經典釋文孝經音義載入以存鄭氏舊
觀且疏證之古籍可發明孝經者自魏文侯孝經傳以下多引
證之偶下己意不敢自是皆就訓於家大人而後著之家大人
謂孝經之郊祀卽召誥之用牲於郊孝經之宗祀卽洛誥之宗
禮宗功福又備引各經推明此義謂洛誥之文祖卽孝經之明
堂以著之此本以正德板本爲主所有脫誤之字據孝經注疏
校勘記於注疏音義各章句下補之滇池節院園居多暇道光
九年撰集旣成遂寫定爲九卷又卷首序目一卷共十卷

儀徵弟子上

嚴先生杰

別見懋堂學案

王先生引之

別見石臞學案

姚先生文田

別爲秋農學案

張先生惠言

別爲茗柯學案

嚴先生元照

別見鐵橋學案

陳先生壽祺

別爲左海學案

曾先生釗

別見月亭學案

侯先生康

別見月亭學案

李先生富孫

別見柳東學案

李先生遇孫

別見柳東學案

許先生宗彥

許宗彥初名慶宗字積卿號周生德清人父祖京乾隆己丑進
士官至廣東布政使學宗程朱治經貴通大意晚乃治說文有
經述八卷先生生有異質九歲能讀經史善屬文嘉慶己未成
進士授兵部主事就官兩月卽以親老移疾歸事親曲盡孝敬

執親喪盡禮遂不復仕居杭州杜門讀書其學務求六經大義持漢宋學者之平不屑屑校讐文字辨析偏旁訓詁不樂掇拾零殘經說不惑於百家支離蔓衍迂疏寡效之言討論經史皆稽古證今獨具神識有補經義著有鑑止水齋文集二十卷會試出阮文達之門後爲姻家文達重其學行採其說入學海堂

經解

參阮元撰傳
陳壽祺撰墓誌

文集

學說

學者何子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吾者焉不如吾之好學也子路言何必讀書然後爲學是聖門本以讀書爲學雅言詩書執禮學之事也所以學者何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又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

敏以求之者也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是則學也者所以求知也知者何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又自言五十而知天命始於知言終於知天命知之事也所謂下學而上達者詩書執禮則下學也知天命則上達也後之儒者研窮心性而忽略庸近是知有上達而不知由於下學必且虛無恟怳而無所歸考證訓詁名物不務高遠是知有下學不知有上達其究瑣屑散亂無所統紀聖賢之學不若是矣夫詩以治性情治性情者明德之學也書以達政事達政事者新民之學也禮以範視聽言動克己復禮者止至善之學也禮者止也思無邪則心止矣允執其中則天下平矣動容周旋中禮則盛德之至矣然則大學之道亦豈有外於詩書執禮歟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此

學所以爲大也

原學

古之所謂學者將以明道而行之也所謂道者內足以善其身
心外推之家國天下而無弗達民咸被其利可文可武可經可
權莫有窒於行者明於造化察於事變洞於人情以閑則止以
建則立聖人以是著六經示後世孔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
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又曰興於詩立於禮
成於樂然則聖人之教學也期於有用焉耳今之治經者吾惑
焉其言曰聖人所以明道者辭也所以成辭者字也由字以通
其辭由辭以通其道有必漸然字有篆隸之異有古今之殊考
之蒼雅攻其訓詁其有不通又必博稽載籍展轉引伸以說之
一字之誼紛紜數千言冗不可理而相推以爲古學夫六書特

小學之一耳古之時唯年十五以下爲之今則窮老畢精竭慮於此而猶不能盡通將由是以考其辭復由辭以知其義而期於道之成則雖假以彭聃之壽而亦有所不能及矣孟子不云乎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今之學者柰何不求聖人之志而專務其文辭也然而不爲是者則羣斥以爲空疏夫學之虛實至易明也積之內見之外行其所學而賢不肖皆見焉言其所學而賢不肖皆知焉斯之謂實學矣聯牘殫翰返之心無當於仁義禮智之數推之家國天下一無所施之執人人而告之茫然不知其所謂則眞所謂迂疏寡效者也且夫聖人之道未嘗一日亡於天下三代以下凡治平之世其君若臣夙夜勤事進賢能退不肖求乂安百姓生養得其所及其衰亂賢者在下持名義抑貪僞扶風教使弗至大壞者蓋莫不有六經之意

存焉則皆聖人之學也漢之世去三代未遠也有以詩諫者矣以書行水者矣以春秋斷訟者矣曾治文字者而能之乎夫六書亦何嘗非學而以爲高出前世諸儒之上必如是而後爲學則惑之甚也假令學者僅識今之文字不通古訓及其聲音獨能得六經之大義而明之其於行己獨善不害爲原季明先王之道考前古之法度不害其爲賈董也故夫聲音詁訓之於學譬土壤之於泰山涓流之於河海有之不爲多無之不爲損也經營於土壤者不知泰山之高者也汨沒於細流者不知河海之大者也坐井觀天而云天專在於是乎夫倣不極則不返其始也一二專己者倡之羣焉以爲新奇可喜而慕之繼焉則相與爲名而摭拾以仿倣之蓋數十年於茲矣其亦可以倦而知返乎返之宜何從曰於易研消長之義於書察治亂之

迹於詩辨邪正之介於禮見聖人制事之大經於春秋見聖人制事之大權於樂觀陰陽進退萬物變化自然之理有爲己之力而無求人知之念斯君子之學以致其道者也斯六經之所以切於人萬世而不可廢者也

答徐新田先生書

讀尊著禘祫辨謂周以文武爲祖后稷爲祖之所自出鄙意竊所未安小記言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四廟者高祖以下由高祖而上則遷矣故遷廟曰祧卽下文所云五世而遷之宗也祖者始祖卽下文所云別子爲祖繼別爲宗蓋百世不遷之宗也別子爲祖康成雖以諸侯庶子釋之然帝王庶子封爲諸侯諸侯不得祖天子則自爲始封之祖卽別子爲祖之義夫禘禮定於周初其時文武方在四廟中安得越

太王王季而上配后稷將共王而上不得有禘并不得有祖歟
且以始有天下之君爲祖則如成湯之身有天下者其將無所
祖歟夫禘以帝爲義三代始祖皆諸侯而所自出則皆帝也禘
也者追享其祖所自出之帝耳所自出也者言得姓之所自出
左傳東郭偃謂崔杼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桓臣出自丁此出
字之詁也有虞氏得姓始于譽譽所自出則黃帝故有虞氏禘
黃帝而郊譽夏后氏得姓始於鯀鯀所自出亦黃帝故夏后氏
禘黃帝而郊鯀殷人得姓始於冥冥所自出則譽故殷人禘譽
而郊冥周人得姓始於稷稷所自出亦譽故周人禘譽而郊稷
大抵郊則配以得姓受氏之祖禘則祭其祖所自出之帝祖所
自出不必父子相承要必有大功德者然後賜姓爲祖而推祖
所自出則皆出於帝而已至行禘之時劉歆引外傳謂大禘則

終王最爲精確爾雅釋禘爲大祭祭固莫有大於禘者由得姓之祖追祭所生禮意精遠雖曠年猶嫌其瀆故惟于一王易世三年喪畢乃一舉行蓋繼體之君雖曰守成其膺眷命也與開創之君無異故一代受命則制禘一王受命則行禘旣以新主合祭告前王治天下之終卽以嗣君見廟告今王有天下之始所以示統承上古臨馭元元之本其時羣廟之主皆升有功之臣皆享遠方荒服皆來典盛禮隆至精至大故夫子謂知是禮者于治天下無難也自鄭氏過信讖緯以祖所由生爲天帝而又誤分大禘吉禘爲二然漢以前之舊說閒有存者五經異義載左氏說云歲祫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許叔重申之云終者謂孝子三年喪終則禘于太廟以致新死者也案此卽劉氏所謂大禘終王也及郊宗者卽書類于上帝禋于六宗爲易世

卽位之大典也石室者毀主所藏至是皆徧祭也更以長發之詩攷之首章云帝立子生商帝者嚳也子者契也言有娥方爲帝之內助帝立其子爲諸侯爲商家受命之原故禘嚳而以契配也其次章曰相土烈烈言元王以下皆有功德宜升食也三章云帝命不違又云帝命式于九圍言湯有天下本於契實本於嚳之命也四五六章云荒服皆以終禘來王而陳武功以震動之也未章曰實惟阿衡言功臣從享也若周頌雖詩止言文武則明堂宗祖之祭以配五帝故亦曰禘猶圜丘以嚳配天亦稱爲禘耳春秋紀魯禘左氏說云天子之子以上德爲諸侯者得祀所自出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此則魯以周公配文王正與周以后稷配嚳一例周公所自出爲文王則后稷所自出不當爲靈威仰矣至吉禘之文公羊穀梁皆言吉者不吉者也

清儒學案卷一百三十一
由三年之喪未畢不當禘而禘故書吉以示譏非大禘之外又有吉禘也

附錄

先生考周五廟二祧及世室之制其自序略謂五廟者一祖四親服止五廟亦止五先王制禮有節仁孝無窮於親盡之祖限於禮不得不毀而又不忍遽毀故五廟外建二祧使親盡者遷焉行享嘗之禮由遷而毀去事有漸而仁人孝子之心亦庶乎可已故五廟禮之正二祧仁之至此周人宗廟之大法也若夫聖人御世功德廣遠天下後世蒙其德澤則必有崇祀以爲大報故有祖宗之祭周公營洛建明堂大合諸侯祀於太室所以顯明文武之功德於天下此周人祖宗之鉅典也漢承秦後因陋就簡合祖宗於宗廟之中論者據以揣周制祖宗之禮不明

廟祧之數亦輾轉不合乃博采經籍爲五廟二祧考以明周人宗廟之法爲文武世室考以明周人祖宗之典大指謂宗廟親盡則祧文武亦然無所謂不遷之廟惟別祀於明堂名爲世室鄭君以文武嘗二祧朱子言別立二廟皆爲未得其實

文集

又有太陽行度解自序略謂推步有理有法法生於理理不生於法善言推步者當明乎理以溯法之原不當徇法而遺理也虛理不合乎算固不可用若虛算不通於理算亦有時而窮其立術也彌巧其違天也滋速蓋爲合以驗天而非順天以求合其說大指謂日天爲渾圓西法爲橢圓之說此猶平圓而未盡渾圓之理日在本天無高卑亦無盈縮所以有高卑盈縮生於黃赤道相校紀日用赤道則天周與歲周合而爲一爲得日行之眞度天行之眞氣日天左旋而推步家以黃極右旋起算左